



FREUD ET LA FEMME

當代
精神分析



佛洛伊德與女性

· 保羅·羅宏·亞舜(Paul-Laurent Assoun) = 作

· 楊明敏 = 譯

·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 策劃

· 王浩威 = 主編



當代重量級
精神分析大師驚世之見
輕鬆體驗價
(原價250元) **320** 元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主編

佛洛伊德與女性

保羅－羅宏·亞舜（Paul-Laurent Assoun）＝作
楊明敏＝譯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策劃
王浩威＝主編

FREUD ET LA FEMME

Copyright © Calmann-Lévy, 1983,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7F-5, 184, Sec. 3, Ding Chou Rd., Taipei, Taiwan

Tel: (886-2) 2365-1212 Fax: (886-2) 2365-7979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佛洛伊德與女性

作者 / 保羅－羅宏・亞舜 (Paul-Laurent Assoun)

譯者 / 楊明敏

策劃 /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主編 / 王浩威

美術設計 / 黃瑪琍

特約編輯 / 蔡佩君

責任編輯 / 黃訓慶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發行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2365-1212 傳真 / 2365-7979

香港發行 / 遠流 (香港) 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 / 2508-9048 傳真 / 2503-3258

香港售價 / 港幣150元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2002年7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 / 新台幣45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4648-1 (平裝)

原版平裝ISBN 2-228-88877-X

作者

保羅·羅宏·亞舜 (Paul-Laurent Assoun) 是精神分析師，同時是巴黎第七大學的教授。著作豐富，主要有：《佛洛伊德、哲學與哲學家》(Freud, la philosophie et les philosophes, 1976)、《佛洛伊德與尼采》(Freud et Nietzsche, 1980, 1982)、《佛洛伊德認識論的介紹》(Introduction à l'épistémologie freudienne, 1981, 1990)、《佛洛伊德的知性：邏構思與阿農給》(L'entendement freudien. Logos et Anankè, 1984)、《變態與女性》(Le pervers et la femme, 1989)、《潛意識中的一對：佛洛伊德式的愛情與後溫文的激情》(Le couple inconscient. Amour freudien et passion postcourtoise, 1992)、《佛洛伊德後設心理學的介紹》(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sychologie freudienne, 1993)、《佛洛伊德與社會科學：精神分析與文化的理論》(Freud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 Psychanalyse et théorie de la culture, 1993)、《戀物癖》(Le fétichisme, 1994)、《目光與聲音》(Le Regard et la voix, 1995)、《文學與精神分析》(Littérature et psychanalyse, 1996)、《身體與症狀》(Corps et Symptôme, 1997) 等書。

譯者

楊明敏，1960年台灣新竹生，高雄醫學院畢，精神科專科醫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畢，巴黎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研究所博士班。研究重心為佛洛伊德的文本、精神分析與性特質、精神醫學史，並於法國接受分析訓練。

策劃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年12月成立於台灣台北，以增進心理治療專業人員之專業能力，推廣心理治療之研究發展與相關教育訓練為目的。

主編

王浩威，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精神科專科醫師。

《當代精神分析》總序

王浩威

精神分析離華文華語的世界，究竟有多遠呢？

佛洛伊德幾乎沒有提到中國。即使在他成長的十九世紀，德國正掀起一場中國熱；然而，就在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中，他唯一提到的中國僅是〈戀物癖〉一文所談到的「中國女性的腳」。（見本系列《佛洛伊德與女性》作者保羅－羅宏·亞舜為中文版所作之序文。）

至於尚未出版的、彷如前意識狀態般存在的，則是有待來日的宣洩來揭曉吧。譬如傳說中章士釗與佛洛伊德的通信。1926年甫卸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一職的章氏，翻譯了佛洛伊德前一年才出版的半傳記性質的自述“Selbstdarstellung”（出版時書名為《弗羅乙德敘傳》），而開始彼此的書信往來。然而，這些傳說中的書信，究竟是一兩封還是更多，沒人知曉。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官方的「佛洛伊德檔案」是否存藏著章士釗的信？同樣的，國內任何章士釗的後人或其研究者，是否又留存著佛洛伊德的來信呢？這一切恐怕是不得而知了。前意識的存在雖然不像無意識那般地不可知，卻也經常被永遠遺忘而不再出現。

佛洛伊德文字裡提到的中國雖然不像同一時代思想家那般頻繁（譬如容格，簡直就是中國迷），然而，文字之外，佛洛伊德還是留下許多中國痕跡。

拜訪過位於倫敦漢普司敦佛洛伊德故居的人們，必然會訝異他龐大數量的古董蒐藏。屋內擁有來自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各式各樣的文化

遺物，精明的參觀者在這些擁擠的藝術品之間自然就會看一尊約25公分高的明代菩薩頭像、一尊仿唐武士頭像、一座也是仿唐的唐三彩駱駝、一座木質上頭嵌進一尊道袍老人的玉像，還有許多零碎的小收藏。

(*Sigmund Freud and Art*, L. Gamwell & R. Wells 編，1989)

回到十九世紀九〇年代的維也納，當時的佛洛伊德正因為提出「男性也有歇斯底里」等等驚人說法而遭到這城市醫學界舊日同仁的孤立。也許是因為這種寂寥的氛圍吧，1899年他開始購買古董（一座羅馬門神的頭像），次年，也就是出版《夢的解析》那一年，他收集更多，包括一尊中國哲人雕像。佛洛伊德對埃及、希臘和羅馬的興趣在他龐大的著作中到處可見；然而，對中國的興趣，也是慾望，卻只有隱約的痕跡。

佛洛伊德對中國的想像依然是無從勾勒的，然而，中國及所有的華文世界對佛洛伊德的閱讀雖然艱辛，卻是一種斷斷續續的堅持。（見〈無意識大陸的發現者——佛洛伊德〉，王浩威著，收於《無意識大陸的發現者——佛洛伊德作品選讀》，王浩威導讀・選讀，誠品【人文經典】隨身讀12，台北，1999）

如果我們將這一過程簡化描述，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最初是清末民初隨當時中國的啟蒙運動而來的，從1914年《東方雜誌》上一篇由錢智修發表的〈夢的研究〉提到「福留特博士」開始，期間包括張東蓀、朱光潛、楊澄波、魯迅、章士釗、高覺敷、潘光旦等人，一場轟轟烈烈的引介，最後在中日戰爭的浩劫下結束。

第二階段則是五、六〇年代以後的台灣。當時軍事戒嚴的環境下，所謂的現代主義成為文化界唯一可能的激進，自然也帶動有關精神分析理論的引介。另一方面，台灣精神醫學及心理學開始深受美國學院主流結構性的影響，自然而然地，也在某一程度上接受過當時美國學院中仍佔一席的精神分析。從1969年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開始（剛好也是章

士釗翻譯的同一本書)，大量的精神分析作品被翻譯成中文。除了佛洛伊德的原作，這些譯作可以分為佛洛伊德早期弟子的作品，譬如容格、阿德勒等等，和二次戰後所謂新佛洛伊德學派的（也是所謂文化心理學派），譬如荷妮、佛洛姆、蘇利文等。然而，隨著美國精神醫學和心理學主流因為美國的時代氛圍，開始轉向奉實證和量化為主臬的狹義科學，精神分析漸漸被逐出美國的學院，台灣學術圈也就不再出現學術研究上關心精神分析的學者。同樣地，當台灣文化界的現代主義被文化霸權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葛蘭西及阿杜塞詞語）的再生產機制所吸納而失去激進之可能時，精神分析只是徒留三兩皮毛的術語罷了。

八〇年代後半，海峽兩岸對佛洛伊德又都有了新的閱讀。在中國那邊，隨著經濟的開放（但正如台灣之六〇年代一樣，政治上還是諸多考量的），現代主義或前鋒主義成為文化的新動力，加上中國學術界多年來對德國文化擁有足夠的掌握能力（但缺乏對心理學的掌握能力，遑論精神分析），許多精神分析作品陸續譯出。在台灣，政治解嚴帶來文化上的百花齊放，隨著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論述等等理論在各個領域的深耕，影響這一切理論甚深的精神分析（以法國拉岡為主，英國克萊茵為次）也就再次被閱讀。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隨著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家族的力量幾近瓦解而個人被迫釋出，對於各種問題的思考和描述，越來越是以心理化的語言來運作。在這同時，心理治療的實務工作（是實踐，而不只是閱讀！）也開始被大量需要，自然也出現日益增多的心理治療工作者。這是以前各地方的華文世界從來就不曾有過的。

然而，即使是今日這般前所未有的蓬勃現象，我們還是必須回到兩個問題：究竟翻譯是一個可能還是不可能的任務？在佛洛伊德去世一甲子以後，精神分析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

東方和西方的接觸，原本就是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閱讀和不同的思考模式，在無限誤解的情況下進行可能的理解。

明朝茅元儀所著《武備誌》第兩百四十卷中，附有一幅航海圖，依據日後學者的考證，應是依據鄭和在1401到1430年之間七次下西洋的經驗所繪製的地圖（參考《鄭和下西洋》，台北經典雜誌，1999）。在這長幅卷軸的地圖上，隨著卷軸的開展，由右至左，逐漸出現南京、長江口、浙江、福建、廣東、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甚至到達印度和非洲，包括坦尚尼亞、肯亞、索馬利亞、阿曼、葉門、伊朗等等。這一切地理位置，彷彿一條線般的串在一起，可能隨時重複出現。這種線性的地圖雖然無法做客觀的距離測量（譬如以公里為單位的思考），卻更符合我們運動中的旅行經驗（以時間來思考的距離就是例子之一）。相對於西方長期發展下，以經緯為結構的平面地圖，這一張不符合西方科學標準的〈鄭和航海圖〉卻是涵蓋了西方地圖所不曾想過的時間面向。

直到今天，在我們語言和思考結構裡，地圖的閱讀是更接近西方習慣了。然而，恐怕還有很多近乎本質的中國／華語文。也因為如此，翻譯的問題不只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更是涉及翻譯之外的，包括在不同華文地區的不同脈絡下各個層面的閱讀問題。

精神分析的翻譯與不可翻譯，不只是西方各國學者喋喋不休的爭議，國內學者對這一點也有許多精譬的討論（特別是陳傳興和宋文里兩位教授）。

2000年底，台北行人出版社《精神分析辭彙》（*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由Jean Laplanche和J.-B. Pontalis著）的中文版，在陳傳興、沈志中、王文基等人多年辛苦努力下，終於出版成冊。這本書向來就是國際上公認學術成就最高的佛洛伊德思想辭典，能夠出版中文版原本就是值得興奮的事：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因為翻譯而發生的許多思

考，恐怕是從今而後華文精神分析的奠基石。（參見《中外文學》1999，卷28，第七期〈精神分析辭彙、e-mail、翻譯〉專號，以及行人出版社日後將出版相關討論的專書。）

雖然充滿太多的不可能，翻譯終究是必然的努力目標。就像閱讀，即使是充滿謬誤的《夢的解析》中文版本，十來年了，還是必須閱讀下去。

佛洛伊德開啟了精神分析的大門，並不代表這一條道路從此暢通無礙。所謂正統而一直聚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旗幟下的古典信徒也好，稍稍另闢蹊徑的所謂自由佛洛伊德學派也好，即使是反佛洛伊德而不認為自己是佛洛伊德的各路學者治療者，在某一層面上，都是在深化和廣化精神分析的世界。

如果我們將精神分析當今的版圖和中文世界有史以來的譯介仔細做比較，可以發現許多明顯的闕如。

除了佛洛伊德作品翻譯不到五分之一以外，他第一批弟子或盟友的著作亦少見。容格作品的翻譯是仍然增加中的，這是少見的例外；阿德勒及其追隨者的作品則僅見有限的幾冊，特別是二次戰後的發展完全不見介紹；至於其他人，譬如費倫奇、亞伯拉罕、瓊斯、賴希等等，幾乎沒有或僅僅一本而已。佛洛伊德之後以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為中心的正統古典派，或自我心理學派（ego psychology），近年來雖然影響力逐漸下降，畢竟還是學術圈的重鎮之一，數十年來也累積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中文的翻譯或介紹，除了一本安娜的傳記後，也幾乎不可得。

這些年來，歐美的心理治療實務工作上對精神分析的關切和依賴，除了永遠不變的佛洛伊德原著，逐漸由前述的自我心理學轉向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 theory）和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國內精神醫學

及心理學有關心理治療的訓練課程，也可以明顯看出這樣的趨勢變化。

英國精神分析四、五〇年代發生的「兩位女士的戰爭」，安娜·佛洛伊德和梅蘭妮·克萊茵之間的爭議，不僅透過分裂而豐富了英國的精神分析（不再只是歐陸的輸出地），更是確立了以克萊茵為首的客體關係理論。當然，在兩位女士中間的中間派（middle school），也出現溫尼寇特、比雍、巴林特等等大師級的人物。

在美國，柯赫（Heinz Kohut）開始和正統分道揚鑣而成立了自體心理學，坎伯格（Otto Kernberg）則是以美國式的客體關係理論對臨床領域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

至於對當代思想產生革命性衝擊的法國拉岡及其後續者，還有法國女性主義對精神分析的闡述，雖然在法國以外的心理治療實務迄今尚未有明顯的影響，但在理論上，特別是精神分析在人文科學上的發展，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十多年來的中文世界，雖然不斷地閱讀著法國的這一切，然而，離原典的翻譯依然十分遙遠。

還有更多更陌生的，包括義大利、阿根廷、荷蘭、二次戰後的德奧等等，一直都沒出現在精神分析的華文版圖上。

遠流這一套《當代精神分析》雖然是掛名我等主編，其實是更多關心精神分析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當初的目的似乎十分簡單，其實也野心十足：將當代精神分析的世界版圖盡可能地呈現給華文讀者。當然，任何人都知道，這樣版圖的勾勒，幾乎就像潛意識的探索一樣，遺漏的永遠都是比呈現的還要更多。然而，就像所有的運動一樣（佛洛伊德一直都是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社會意識的運動），沒有抵達終點的時候，只有一塊又一塊朝未來邁進的基石。

我們也希望這套由一群朋友和遠流出版公司各自的慾望所糾纏而成的《當代精神分析》，將是一塊結實的基石。

目錄

v	《當代精神分析》總序 / 王浩威
1	中文版序言 / 保羅－羅宏·亞舜
11	前言
12	論一種不具「世界觀」的女性特質
16	母親的激情：女性旅客與她的陰影
18	女性意願或女性作為一種「風格」
19	選擇父親
21	真實父親的注視或正確使用的時刻
23	「意願」作為命運
26	女性的普羅米修斯：從對母親的被動性到陽具的活(主)動主義
28	在全部當中選取一個：從亂倫條款到對男性的愛
31	女性伊底帕斯的時間性：從失望到小孩
34	從想要小孩的慾望到律法的考驗
36	相關的法則：女性特質與變態
37	女性與激情的法則
43	從對象徵的挑戰到社會的症狀

43	導論
43	佛洛伊德與女性特質：一種奇怪的關係
45	女性特質對精神分析提出的挑戰
47	女性要什麼？
49	意願的命運與慾望的命運
52	精神分析論及女性的場所

第一部 在佛洛伊德經驗中的女性意願

57	第一章 佛洛伊德的「女性依附」
58	1. 三個女人與死亡
60	2. 佛洛伊德筆下母親的形象
68	3. 佛洛伊德與他的女人
72	4. 佛洛伊德與致命的女性
75	5. 佛洛伊德與女巫
81	第二章 歇斯底里的場景
81	1. 一個女性的命名
85	2. 歇斯底里的研究以及與歇斯底里病人的關係
93	3. 愛瑪事件
98	4. 伊瑪打針的夢

103 5. 滴錯眼藥水：歇斯底里與女巫

107 **第三章 女性意願的啟示**

107 1. 移情關係的旨趣

108 2. 佛洛伊德與誘惑

111 3. 朵拉如同佛洛伊德的症狀

118 4. 女性的愛如同移情關係

125 5. 分析如同女性

127 6. 一段奇怪關係的結語

第二部 女性意願的理論

137 **第四章 從倔強的意願到它的慾望：佛洛伊德的發現**

138 1. 一種關係的勝利：從秘密到真實

139 2. 女人，男人的症狀

142 3. 不可能的誘惑者

146 4. 一種自戀的意願

149 5. 意願的迂迴途徑

152 6. 女性和她的母親

159 7. 「變幻無常」的理論

163	第五章 女性意願的臨床形象
163	1. 結構的風格
165	2. 奠基的夢：不具慾望的魚子醬
171	3. 厭食的或是純粹的意願
174	4. 變態的「唯意志論」
177	5. 精神病的女性，或沒有意願
187	第六章 女性意願與閹割
187	1. 匱乏的內容
188	2. 一種特殊的女性選擇
193	3. 女性和戀物
195	4. 威力巨大的處女
199	5. 女性意願作為自身的拒斥
203	6. 美杜莎的雙重效果

第三部 在文化（明）中女性意願的命運

207	第七章 女性作為文化（明）的症狀
209	1. 佛洛伊德最初的判斷
214	2. 現實悲慘的形象

219	3. 現代精神官能症中的女性
226	4. 女性與「文明中的不滿」
229	第八章 女性作為文化（明）中的真實
229	1. 文化（明）中的詩
230	2. 對妓女崇拜的排斥
233	3. 女性如同文化（明）中的愛慾
235	4. 原初謀殺的遺漏
236	5. 編織作為女性的標記
239	結論
239	女性與經文
244	佛洛伊德、女人和他的文本
247	獨特的「隱晦之處」
251	附錄 / 楊明敏
263	精神分析專有詞語
267	人名與其他詞語中譯

中文版序言

保羅－羅宏·亞舜

佛洛伊德作品中女性與中國的符徵

作者以他的母語——法語撰寫，在將這作品介紹給擁有他們自己的母語的讀者時，置身於一種獨特的感覺。

值中文版的《佛洛伊德與女性》問世之際，他的腦海浮現有關辨讀的問題：這些關乎女性性質的論點，是否能以具真實性的價值被接收？在這種聆聽當中，是否存有文化的隔閡？這論點的價值，是否抗拒對它所進行的逐字翻譯？

他的腦海中同時也浮現了，在佛洛伊德著作中所出現的中國。要在佛洛伊德作品中找尋中國的符徵所遺留的蹤跡時，我們察覺出它的稀有性。雖然佛洛伊德很少談到中國，但是一旦他談及中國時（一個絕無僅有，令人難忘的特例），所碰觸的主題，正是女性特質，這主題是關乎「中國女性的腳」。

這兩個問題，也就是女性的問題與中國符徵的問題，難道不是從未被連結在一起，而作進一步的質疑嗎？這令我們憶起佛氏的格言：「例子即事物本身」^a，是否再次獲得印證呢？也許「中國女性的腳」是女性之

a. 譯註：佛洛伊德在個案鼠人（Rat man）病歷記載中說「例子即事物本身」（Beispiel est die Sache selbst），佛洛伊德以法語的動詞（est），而不是以德文的ist連接兩個德文名詞。

謎和男性提供的具體回答，兩者的共同標誌。總之，為何這個中國的例子在佛洛伊德筆下關鍵的時刻，非如此不可呢？

佛洛伊德的這篇文章，當然是本書研究的問題之一（第六章第三節，頁193），我們也在「戀物癖」的研究中，賦予它一定的位置了。但也許這是絕佳的機會，利用這有限、局部的交會：即在佛洛伊德的文本當中、介於女性特質與中國特質之間的範圍內，將這例子以擺在放大鏡底下的方式加以端詳。

以西方的知識，將這種習俗的制定賦予潛意識的旨意，當然是相當不容易，甚至是冒險的。但佛洛伊德所做的是直接援引這種習俗作為閹割的例子，他在此舉中找到了閹割的建制與操作。

這段文字位於簡短卻駭人的〈戀物癖〉（Le Fétichisme）一文的結尾。以具症狀意謂的「好剪女性髮辮者」（coupeur de natte）^b為例，佛洛伊德指出這舉動包含著對「兩種不相容的肯定所做的調解」，一方面是肯定「女性仍然保有她的陰莖」，另一方面肯定的是「父親已將女性閹割了」，緊接著，便以這中國習俗為參照：

「另一種變異，但也同樣是與戀物癖平行的群眾心理，可以在中國的風俗（Sitte der Chinesen）中找到，先是（zuerst）著手殘害（verstummeln）女性的腳，對它崇敬（vereheren）有加，接著這被殘害（den Verstummelten）的腳變成了戀物。」²

1. 保羅-羅宏·亞舜：〈戀物癖〉，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Que sais-je?, 1994。
2. **譯註：**指一種專嗜剪斷女性髮辮的變態者，佛洛伊德以此為例，表示這舉止是對「女性陰莖」的閹割，前後出現兩次分別在《達芬奇與他的童年回憶》（*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 1910），德文全集VIII，以及《戀物癖》，德文全集XIV。
2. 佛洛伊德：德文全集XVI. 317。